

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丛书

柏斯布狄岛

努山塔拉 著

加坡青年書局出版

中 册

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丛书

柏斯布狄岛

The Isle of Pasirputih

(中册)

努山塔拉 著

新加坡青年书局印行



版权所有 · 翻印必究

书 名: 柏斯布狄岛 (中册)
作 者: 努山塔拉
出 版: 新加坡青年书局
The Youth Book Co.
Blk 231 Bain Street
#02-27 Bras Basah Complex
Singapore 180231
承 印: 东南印务私人有限公司
国际书号: 981-05-4211-9
出版日期: 2006年3月
定 价: 新币\$25.00

人名表

M		桑苏	Samsul
卡尔托	Karto	哈尔狄	Hardik Purwanto
哈托诺	Hartono	沙立夫	Sharif
亚庇汀	Abidin	普兰尼	Berani
李六		马科斯	Marcos
奥托	Otto	庄尼牛郎	Jony Cowboy
布尔罕	Burhan	丹丹	
狗婶		兰里	Ramly
章长福		穆赫达尔	Mochtar
卡蒂妮	Kartini	威查耶	Wijaya
金叶		哈山	Hasan
郭兆伦		老赵	
德薇	Dewi Partiw	黄达旦	
哈沁姆	Hasyim Ashari	一清	
李念华		大卫·威查耶	David Wijaya
巴拉卡斯	Prakash	邦喀兰	Pangeran
丑妹		莉拉	Lila
关珍珠		茄茜	Kasih
罗宾	Robin Tansil	特里	Tri
查玛鲁汀	Jamaluddin	拉曼	Rachman
苏基雅多	Sugiarto	拉希德	Rasid
苇航		努斯	Nus
向京		范·贺生	Van Huisen
向蕙		维娜	Wina
向蓉		诗丽·德薇	Sri Dewi
范邦		朱迪	Judy
纪志忠		麦达莲娜	Magdalena
努尔	Nur	珍妮弗	Jennifer
西狄	Sidik	米雪	Michell
曼尼克	Manik	巴苏奇	Basuki
贝蒂	Betty	班杜	Pandu
尼尔逊	Nelson		

作者小注

BAPAK/PAK，这个对男性的尊称词，作者代入汉语巴巴克/巴克，作为对应。

原词应用对象广泛，可谓：父亲、叔叔、伯伯、长者、先生、阁下等。

用例：**BAPAK KARTO**，卡尔托巴巴克；**PAK KARTO**，卡尔托巴克。

时下有一种译法是“伯卡尔托”，这并不符合汉语结构法。另外，如将之译作“卡尔托伯伯”或“卡尔托叔叔”，虽已符合汉语结构法，但缺点却是“限死”了原词于单一词意；被指称对象，也可能是年长者，也可能是年轻者。如果对象年纪小于发言者，译作叔、伯，顿生别扭。作者故采用音译，认为这才能保持原词“所指”和“能指”方面的广义性和完美。朝鲜语“阿妈妮”，正是例子。

女性的**IBU**，译作“伊布”。理由同上。

目录

第八章·····	1
第九章·····	51
第十章·····	103
第十一章·····	155
第十二章·····	208
第十三章·····	261
第十四章·····	313

第八章

DEWI 号面对的最重大“危机”是清水。

菜肴的补充一点不难。湖里的鱼，岛上的鸟兽，还有野生的苋菜和一种俗称“巴菰”菜的。

“我们还不撤退么，德薇？”

“假如你已经感到厌倦的话……”

“我无所谓……孤客天涯。”

“那好。我们多玩它几天。起锚吗，开五十海里，到一个地方去取船上的补给……这一回，要你来开船了。我给你导航！”

……到汉杜岛上的山溪去洗浴和取清水，毕竟不太方便。一扭开关便什么都“到手”的现代人，高兴时玩玩，野性与野外的一切，只能是祛除厌烦的娱乐。

游艇驶过断崖，先在汉杜岛环行一周圈，摄取它的“总相”，然后朝南直驶。

在海“路”上，德薇讲了她和汉杜岛的渊源。

五六年前，从国外回到母亲身边的第一项生意是搞物资供应。国防与治安部、最高检察院、中央情报局、移民厅总署联合批准指定的一家公司，专责供应七千多名越南“船

民”安置所的粮油、医药以及衣被、建造、用具等等物料。关珍珠是这家公司的股东之一，德薇代表母亲参理生意业务。

“我经常在这个水域逡巡……当我发现汉杜岛，我便喜欢上它，常在路过中弯入湖内停歇……。后来我要求母亲动用她的关系，提出申请，取得一种“原则上同意”的证书。我们偿付了“发展费”，条件是十年之内必须有所动作，开发这个荒岛。它是无人问津的……多少同我给你讲的鬼魅故事有关系吧。我也不晓得它有什么用处，能在它身上做些什么文章……只是直觉上觉得它好玩……单单说海中有湖这个自然景致就够珍奇了，你说是吗？……我叫几个船上水手，陪我将圣母塑像抱上山顶去……”

“把这岛的名称改一改。索性改作圣母岛，或者玛利亚岛。”

“我心里早就这么称呼它啦！《开发可行性报告书》上头已载明这项建议……我告知你它的俗名，是存心吓唬你……说老实话，叫我自己一个人呆在这地方，我也心寒，没这胆子！”

“……十六岁的时候，曾经同一班极端迷信的阿姑阿姨打赌……我拉了一条薄被，独个儿跑到坟山去过夜。我很会享受，选上坟山上最宏丽富贵的一座墓冢，卧身下去，就像置身豪宅，仰望满天星斗，心上暗自窃笑……嘿，我赢定的。我赢了！……那时日，不仅豪气干云，酣于自我表现，而且自觉地要破除迷信，认为是新青年应负的时代职责！……那时日，燃烧着青春豪情，焕发着英雄气概，只

知道旧历史、旧社会是那么不可理喻的错误和愚昧……这历史多么黑暗呵！这人类多么可笑哟！……我们来了！真正觉醒的、全新的一代人来了！我们将摧毁旧世界，我们将创造人类的新历史！……牛鬼蛇神让路，我来了！”

“好一个热血青年！时代骄子！”她轻声拍起掌来。

……两个在海原上飞驰的人，不约而同地，爆开了一阵狂笑……那游艇的驾驶盘，被神经质地快速轮旋着，船着忽左忽右地撞起呼哗啦啦的水花……

德薇站在左舷门外，挥着手上紫色的绢巾——开入“越南岛”（一个取代了旧名的新称）码头的时候，岸上一些认得德薇的文官和警员，打着手势甚至唢呐示意欢迎……

“M，想上去参观吗？”

“不！——我不想看历史的另一面。”

由于受坚决的拒绝，德薇悻悻然独自走上码头，与一帮欢迎者寒暄……步入一座上顶有了望台的办公楼去。

过不久，两个码头“估哩”扛着大小纸皮箱下船。另一组人，拖拉着皮水管，给 DEWI 号灌注清水……

德薇说，供应的生意她放掉了。岛上的“船民”陆续迁走。联合国国际难民署安排他们到愿意接纳他们的国度。“残余”几百人，“生意额”太小，她们的公司便转让给了人。

返航，德薇掌舵。她的心情似乎很好，她点起 Cartier。海很平静，阳光灿烂。但海平线上一幕乌云。

她絮絮叨叨。疾病、死亡、打斗、骚乱、逃亡、自杀、奸污、卖身……低价收买金饰金块和钻石……卖婴……

埃及金字塔。社会是金字塔。人民是塔基塔底，大盘大块的塔底。

人民创造历史。然后，历史忘却人民。人民是历史的柴木，燃烧的火光，升上塔尖。“人类”的招牌挂在塔的尖顶，上头还插着“光荣”、“伟大”、“辉煌”、“文明”、“道德”、“正义”……的五采旗幡。（从量的观照）。

塔尖呵，塔尖，你是“一万”擎高的“一”呵！

“人类”呵，“人类”，你是“一万”原料提炼的“一”的精华么？如果是，那你便“一万”卑污而“一”崇高；那你便“一万”恶劣而“一”伟大！（从质的观照）

文学是什么呢？文学是人的灵魂的超越象相。它便是“一万”提炼出来的“一”——而这个“一”之作为精萃，永恒地是一个“将然。”

语言是什么？语言是运动。它是绝对与相对的对立统一。“人类灵魂”这么一个概念，岂不包含过去、现在、将来的诸阶段的实体性象相么？……斯大林讲过一句很典型的话：“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工程师们的建造，曾经建造了模式与实物……之后，经历着变易、风化、倾颓……千万年的建造，也建造成斯大林这么一个形象来。灵魂工程依然摆放在设计室案头……四壁挂满过去、现在的图案，陈列厨中堆积过去、现在的模型……工程师们伏首台面，孜孜不倦在画线条。

工程师们又是谁呢？……他们住在别人造好的房子中，而无法栖身于自己绘筑的宫殿……

塔尖坐在塔基之上。塔基与塔尖共生共存着，千丝万缕互牵着，普遍联系着……那塔尖能飞脱而去，高入云霄么？……

半小时航行之后，海平线上的一幕灰乌的云显得更为浓重了。偶尔闪现雷光。前方酝酿风暴。德薇还在讲着“船民”的繁琐的细节。“赫，那里就有着丰富的小说题材。”

她忽然之间显出极度的紧张……“快，你驾！放慢速度！”……她飞身冲出舷门，跳到船鼻部位，双手不去把栏……在站立不稳中，却用那双手解开衣襟……还急忙把“牛仔裤”骨碌退下——长裤连了内裤跌落脚踝，她直挺挺站在风口……急飘的上衣衣裙，拍打着她忽隐忽现的圆臀……双手紧把船首横栏了……像在法庭上等候最后宣判的囚徒……突至的紧张局面，令人昏乱……一半清醒的脑袋，恍惚地意识到远方海面，卷起漏斗状的水柱……一柱……消散……又一柱！海上起了龙卷风！！

持续了七八分钟……DEWI号几乎处在犹豫的零速浮游中……最末的几个水柱，在离游艇一百公尺外的西陲下沉……终于平息了。

德薇马上整装完毕，一脸严冷，缓步走向驾驶室，不时回首张望海面……。她走下船厅，不久端上两杯热咖啡来……“全速前进！危险过去了”，她低沉地说，啜着咖啡。

“对不起，M先生”，她说，“我顾不及礼貌了……失礼得很——你吓着了吧？……这是一种有经验的水手的传说……我碰上多次，似乎真的十分灵验——反正，我宁愿信

其有！……这本来应该由你们男的去做的……我可怎么对你说呢？况且，那风起得那么突然而急骤！”

……海上的风俗，曾有所闻。水手们会对你娓娓而谈。乘龙卷风而来的，是美貌纯洁的海上仙女。她最不能容忍的，最规避的便是污秽与脏物……。水手们脱得赤条条站立船头，或者不断在船前丢撒垃圾……龙卷风便绕道。

噢！……德薇美丽的胴体，又怎么一瞬间要扮演“污秽”呢？……“我听过这种传说的，德薇”，说这话时用的明显是为她辩解的口吻。然而，仍然可以感觉到她在苦思自我解脱的努力……“要是再碰上龙卷风，你该明白怎么做啦……要当机立断，没有时间让你犹疑忸怩的！海上仙女，畏的是你们男人！”

DEWI号依旧下锚在同一个点上，船头绳索系结着栈桥的竖柱。

回到魔鬼内湖之后，整个傍晚时间，德薇一直是沉默着，晚餐时轻淡的微笑，短短的，很快收敛。清洗完餐具，九点钟不到，便进房去了——她将船厅中的唱机扭开，播着一套手提琴与钢琴的混奏音乐。

她对龙卷风……似乎是在意的……洒脱中的矜持，飘逸中的自卫。

人，关系中的风云……关系中的浪涌……。仿佛有什么欠了她！哎，奇诡的事情……她的裸露的背影……一个裸露的背影……

人是后来逐渐变化成为衣装，变化成为表情、态度；

变化成为语言——发音语言、肢体语言，场景语言的。他变化成为“伪。”文化便是“伪。”这个方块字造得神妙极了……人的、人造成的，人为的，属于人独有的，即“伪。”文明文化，即“伪”但是，慢慢地，人又开始攻讦这“伪”了——它转了义。本义同转义之间实质上有内在联系……。人们加上一个“虚”字，令“虚伪”变成十分教人齿冷的行藏……。其实那“虚”字多么可贵，多么令人珍爱……它甚至可能正是世界的最先和最后，宇宙的原始与结束；是人的世间情的高境界呢……

自“虚”而“伪”——本来应当造就纯粹的“善”、“德”，但事实摆明并非如此，这个过程也造就“恶”、“罪”——以至“虚伪”，便是人类的一套形上历史。从这么一个语言文字演化形态，也不难求证人类自身的内在矛盾。人的生活，人的情志，是这样地开展着、运动着。

语言是编织生存之网的线绳。

语言是情感那海鸥落脚的沙洲——甚至还是它飞翔的天空……

是那一个词语在她的天空环飞呢？是那一个词语主宰她这一段落的生存呢？是“羞愧”吗？是“高贵的闪失”？抑或是“尊严的裂隙”……？她本身不知在选取那一套话语，那一个概念……她沉浸在她自己的语言世界。……

碰上聪明的作家，或美术家，他们便对此时刻，此人此情，大加描绘……他们发挥创造才智，造出前所未见的新词新语，用为标志……写在书上，绘在画上；读在心里，看在眼里，久而久之，那词语或话语便变成情感意志……甚

至统治人心了——假如这个说法不易理解，回转头去看一看五花八门、数以千计的“邪教”现象，也就明了了。

——德薇呀，你别想错了。我佩服你的这个表现……你的形象不但丝毫不曾受损，反而是高大了！

——M 哟 M！我敢和你打赌说，德薇心上萦绕的，并非你此刻所假设的那一套！

——W，我得体会她的女性的种种的特性……这个事件，太过戏剧化……所谓戏剧化，又似乎是说是“偶发”，没有剧本的或是剧本以外的……嘿，没有剧本的戏剧是最戏剧的！生活和历史，充满着偶然性……

——如像德薇的出现，是吗 M？她委实是一个巨大的偶然性……而且，你要打点精神啦 M，她之作为偶然性，正在转化为必然性……不知怎的，我有一个强烈的预感，这种必然性已经在开展着它的施为。

——W，你发着警示，很好！事情交代你啦。你的“警戒”，不能昏睡！……你专职把关“偶然”吧！W，一切事件，都以“偶然性”显象，这够你忙的！

——噢，M，你是“告别人类”么？实际上你在“寻觅人类”……

——告别人类与寻觅人类，共通的，共通的……辩证嘛……

——哈哈 M，我不怀疑那所谓辩证、共通，我摸不着头脑的倒是，这么博大的题目，似乎都集结在一个名字叫德薇的……女子！一个女子身上呀哈！

——W！糜菲斯特呵，不是刚说过“偶然”么？……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事可做！你W，除开调皮捣蛋、否定推翻之外，你还有好多可做的事！……

从龙卷风事态中回复常态，花费了她一个黄昏，一个夜晚，和一整个早上。

吃早餐的时候，她已经钓起了几条鱼。两尾红斑，其中一尾有一公斤大，一尾金目鲈。和一些不知名的鱼——可见她起床很久了……

大家都在作努力。要抹掉龙卷风的阴影……她穿的是晨跑的运动装，上头罩着很薄的紫堇色的尼龙夹克……钓上的鱼养在水桶里。早餐吃好，向她提议，到岸上去，搜索鬼岛一番。枪是一定要带上的——她似乎很依赖枪——准备了一个干粮袋。

……她的拘谨和失落的溶解，是在岛腹的丛林里发现了一个有四粒蛋的鸟巢的时候。

“你敢生吃吗？”她把鸟蛋握在手上说，眼里的光彩澄澈了。

“就吃给你看！”……可怜那小小的有褐斑的蛋，还有余温在——孵卵的鸟一定是刚飞逃的……鸟儿算什么，人本主义嘛，最重要的是要不放过机会，营造德薇的开颜……消除她的尴尬。

依据DEWI号船上的罗盘，圣母峰位处北方的西端。正东一面，是内海——被“正式”命名为“德薇湖”了——一人口断崖的一方。德薇从未踩踏的处女地，是中部，西陲和东南岸。

中部是起伏的丘陵，长着矮木野草，天空疏旷。丘陵
四边，却是茂密的丛林环绕着，瞧不着岸海，只有东南尽
处那一个边角，横卧一阵石头滩，海浪拍击，就像一个焦
燥的母亲，不住地给她的孩子们浇水淋浴……那班光秃着
头的孩童，在炎热的赤道阳光底下，曝晒得一身黑不溜秋……

德薇高兴。她不断地鼓动你射击……并没有打中树林和
草丛中蠢动的小动物，而射杀了好些鸟……。有一头鸟，形
体美极了，有着艳红头冠和长长的尾翎——叫不出它的
名字……大自然太伟大太神奇了……你知道些它的什么秘密？它
的美？它的凶残？……而你在它身上仓猝游走，用夺取、摧
毁、劫杀来制作你的生存，蒸煮你的美，你的乐……临了，
你诅咒大自然，控诉它无非以“生命”来愚弄了你。

“哎，累死了！”她坐在一块光洁的石头上，仰颈灌
水，从干粮袋里掏取 **WAFER**、椰子饼……她不就是那种
“如像生活那样生活着”的类型么？……人，本来就应当如
此地作人的。如像人那样地，生活得就像人……呵，同义
反复……如像人那样生活的人，他在生活的道途中，喊说
“累”……这“累”只不过是筋骨的疲劳，他很快便要重
组他生命的冲刺了。

你似乎已经再也不能如像人那样生活了。在你躯壳残留
的就单只是一种丧失了主人的精神么？……精神哟，你不能
再说“累”了呀！倘若精神你也“累”，那么，大自然
将会后悔抑或是悲哀了吧！——“在她的举止里，有这么许
多的神秘。在她的身材里，有这么许多的优美。她可能是
谁呢”？——(席勒)

……“我结过婚的”，德薇眼睛瞅着海岸，似是在欣赏在花岗石上溅飞的水花，“赫！婚姻！……婚姻是怎么回事呵？……说到头，我也不晓得我是不是曾经结过婚！”

她，这时间让你预感着她准备诉述她的过往了。不要干扰她。就让她按了她自己的标准和尺度翻陈她自身吧……

“他是你的朋友”，她深沉地注视了你的眼眸一阵，然后把太阳眼镜戴上，那脸重新面向海的一方……“你的朋友，纪志忠！银行家。”

她不说下去，只顾喝水……

“选修心理学，有人理解我在大学的这个选择。你知道的，我从小就不快乐。好像有某种东西，捆绑住我。连我的梦都经常是恐怖的。外祖父的宗教故事、安徒生的童话和拉芳登的寓言，都无法驱散我幼小心灵的阴霾……我爬上后花园的花棚，一滑脚跌倒，往一个很深很深的洞跌下去……每一回都是那个花棚，而每一回都是有一个遥远的声音在呼喊，美——玉！……我心里一惊便往下掉。我的身体夹在一个狭窄的洞门，我拼力挣扎，我不能脱身，有蟒蛇要过来咬我……还有一头好大好大的黑熊，它鼻头有一个白圈，它的爪子压下来了……我才惊醒，心要跳出胸膛外……一直就是这样的恶梦……我常常哭出声来。赶到我床前来安慰我的，是老佣妇雅敦……我想要妈妈，想要爸爸，要他们把我抱进怀里……但是，没有人应我，当我哭个不停的情形发生，雅敦便去把外祖父叫进我睡房……”

“我很少见到妈妈。我上学的时候，她还在睡觉；放学回家，她出门去了，说是视察地皮……要是下午我没睡午